

第三講：教會路向：何去何從

使徒行傳 二：42-47

蘇穎睿 牧師

引言：

- 1) 當胡錦濤任貴州省委書記時，曾下令修葺一個英國人的墳墓，因為這墳墓在文革時被紅衛兵拆毀了。而中央電視臺更爲這個英國人拍攝了一部名爲“在天那邊”的電視影集。這個英國人名叫柏格理，英文是 Samuel Pollard, 是一位 20 世紀初來華傳道的宣教士。在 1985 年，胡錦濤向貴州的幹部促導學習柏格裡的奉獻精神，說：

“西元 1904 年，一個名叫伯格理的英國人來到貴州畢節地區，威寧縣的一個名叫石門檻的小村，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，他帶來了投資，就在這塊土地上蓋了學校，修起了足球場，還建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，他用英文字母仿造當地的老苗文，自編了“我是中國人 我愛中國”這樣的教材，免費招收貧困的學生。後來一場瘟疫，當地的百姓都逃走了，他卻留下了，呵護他可愛的中國學生，最後瘟疫奪走了他的生命。柏格裡走了，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村裡，留下他的一個墳墓，留下他培育出的下一代中華精英，有人統計這裡走出了三個博士，培養出中央廳級幹部 20 名，他傳播了知識和西方文化，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。如今在這個小村老人，儘管不識字，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。柏格裡用實踐告訴人們，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，可以在貧困落後地區，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科學發展。

柏格裡確是一個傳奇性人物，他來到中國荒蕪蠻瘴的邊陲，創下了一個奇跡，確實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。

說起那些花苗人，其實是中國歷史悠久老民族之一。他們的祖先是蚩尤，後爲黃帝所滅，敗走於雲南貴州等地，受到諸族的欺凌，但柏格裡卻只用了 10 多 20 年的時間把花苗人帶了信主，並且爲這民族創造了不少個第一：

- 出了第一個中國醫學博士；
- 第一間中國西式醫院；
- 第一間麻風病院；
- 第一間女子中學；

- 第一間設有游泳池的中學；
- 第一間有足球隊的中學，其中有 2 人代表中國國家隊；
- 創立了苗人文字；
- 出版了第一本苗文聖經；
- 創作第一本苗文詩歌集；
- 設有郵局，所有信件，只要寫上“貴州石門檻”即可送到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2) 然而，胡錦濤，只講了故事的一半，自從 1950 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所有傳教士驅逐出中國，並對基督教教會進行清洗。到今日為止，在石門檻大概只剩下不到 5% 的信徒，其餘的都拋棄了信仰。從宣教的角度看，石門檻只是一時之威。

但故事並非止於此。柏格裡是屬英國循道會的宣教士，石門檻教會也屬循道會，距離石門檻不遠的地方，有內地會的傳教士，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教會。雖然他們同是花苗人，也同時受到最厲害的壓迫，其中最出名的一位苗人牧師王志明，在文革時殉道，在英國西敏寺教堂裡設有 12 個 20 世紀，世界偉大的殉道者，王志明便是其中的一個。

他們同是受到空前的壓迫，但奇怪的是，這教會不但沒有沒落，反而越來越興旺。到目前為止，他們有百多間聚會所，信徒越過三萬。中國有一個學者，名叫張坦，他寫了一本書，企圖去解釋為何循道會的石門檻會在壓迫時衰殘，而屬中國內地會的苗人教會在壓迫時卻越來越興旺，其因何在，就只因爲策略不同所致？

簡言之：

- 循道會是一個大宗派教會，有它的傳統，英國循道會的模式套入於全世界的循道會當中，詩歌，禮儀等都有他們一套。

而中國內地會不分宗派，每成立一個教會，便使其獨立，用他們本地的本色代牧養。每個教會可以自由發展他們的模式。用英文來說，一是 universal，一是 local。

- 循道會之中央集權，什麼都是總會負擔。傳道人也是總會派的，薪水也是總會安排。而內地會的差會和教會是分開的，教會自傳自養。用英文來說一是 centralized，一是 decentralized。

- 循道會是差會，所有中國教會都是屬差會的；而內地會，差會與中國教會是分開的，不受控制。
- 循道會的領導在傳道人，內地會的領導在乎平信徒。
- 循道會非常重視社會改革，社會福利；而內地會則以傳福音為中心。

如果各位有興趣，可參看張坦：“窄門前的石門檻”，或是拙著，“[A Passion for a Greater Vision—The Role of Leslie Lyall in the History of CIM/OMF, a PhD thesis, HKU](#)”。

我們可以說，傳福音的策略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！

3) 或許我們來研讀使徒行傳這節經文時，我們看看今日北美華人教會的景況：

- 廣東話教會退化和老化；
- 傳統的華人教會的英文部衰落；
- 亞裔人士的 multi-ethnic 教會興旺。
- 普通話教會增長較快；
- 大多教會的增長是 transferred growth, not conversion growth, 值得我們從新檢討我們的策略是什麼。

一) 沒有生產的教會

1) 我們看看早期的教會是怎樣的，v.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，且在家中擘餅，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，47 讚美 神，得眾民的喜愛。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。

a) 早期教會是沒有教堂的，他們在哪裡聚會，在聖殿裡（不是他們的堂址，是借用），在家中，他們是在借用的地方和家裡聚會。教堂這樣東西，在我們一般信徒眼中，是不可缺少的，是成功的象徵。我們搏命也要購堂，建堂。建好了，我們便感恩，以為這樣就不用再流離失所，有了自己的家。

b) 但我們會問，有堂址是否必要的呢？至少在頭 300 年是沒有教堂這回事的，但教會並沒有因此而不增長，在中國大部分被壓迫的時間，他們都是沒有教堂，而是在家中聚會的。

我不是反對建堂，但建了堂，就把信徒困在四塊牆當中，就好像把麻風人關在麻風院內，麻風病就受到控制了。看看聖經怎樣形

容信徒的：你們是世上的鹽，世上的光。這都是有滲透力的功能，鹽滲入食物內才有味道，光射在黑暗裡才發揮作用，信徒不滲入社區，一定是有問題的。

- c) 在觀念上，不少信徒把教堂與教會混為一談，人家問，“你教會在哪兒？”我們答道：“在 756 Union 街，那不是我們的教會，是我們的教堂。教會是神的子民，基督的身體，聖靈的團契。
- d) 最後，我們也有一些實際問題要考慮：三藩市樓價非常昂貴，而且有了教堂，只有少部分時間使用，其餘時間都是空著，這是否實用呢，不過有堂址當然有落腳之處，也可以發展一些社區活動，就如三藩市播道會平日有天南地北跳舞班，補習班，這未嘗不是一件好的策略。

我的結論是，教會不是教堂，教堂不是捆綁，而是工具，是建立信徒，傳福音的工具，我們更可借著教堂的工具發展教會。

二) 不住學習的群體 (v.42)

- 1) V.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交接、擘餅、祈禱。

教訓這一個字，在希臘原文中不是被動、死板、教條式，而是 active, 實用，不是不接地氣，不切實際，與生命無關。德國神學家 Moltmann 說：今日教會面臨一個極大的矛盾，他稱之為，Identity/Relevance dilemma. 我們傳道人，在教導聖經時，我們只是講一些風花雪月，與生活無關，irrelevant 的教條，以為這就是忠於聖經，漸漸信徒覺得這信仰與我們實際生活無關。有時我們也走上另一極端，即很切合信徒的胃口，當卻不是聖經的願意了。所傳的已經不再是聖經的言語，講道不過只是借題發揮。我們要實際，要貼身，要 relevance !

但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，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屬神的人得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神的話是 relevant 的，不是如 John Wimble 所說，只是食譜，只是地圖，而沒有實際的權能。

- 2) 我們看看早期教會的信徒對神話語的態度都是恆切遵守的，是不住的，沒有畢業，是恆切，有心的去研讀神的話語，並且遵行、實踐。聖經叫我們愛人如己，我們就要想想我怎樣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；聖經叫

我們不可停止聚會，我們就不可停止聚會；聖經要我們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，我們實踐神的話，我們就經歷神。

- 3) 我們就要問問是，究竟我們教會是否注重神話語的教導，主日學不等於兒童的專利品。有沒有一套整全的課程？可惜大多人以爲只參加BSF, 生命之道就可以，教會不用有自己的主日學教導。我們的講道是否釋經講道，講解神的話語，我們的生活又是否以神的話爲中心，我們傳福音又是否以神的話語爲中心。我們教會大多是參加福音性研經而信主的，究竟教會是搞 program 的地方，抑或是教導神話語的地方？
- 4) 主的教訓不可以停擺？沒有畢業，沒有停滯，是不住的，不住的學習，不住的遵守。

三) 不停分擔分享的群體 (v.42)

- 1) 教會絕對不只是聽道的地方，如果只是聽道，大可以在家中，任揀哪一個講員，睡在床上聽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整個身體受苦，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整個身體也得榮耀。看看 v.42 ”彼此交接“，v.44-45。

交接一字，希臘文是 *koinonia*，在你身旁，伴著你，與你分享分擔，是生命的交往。我喜歡在教會與弟兄姊妹玩一個遊戲，我叫做殘忍遊戲：我叫弟兄姊妹分成一個一個的三人老友組，沒有老友出局，然後我給他們三分鐘考慮，把一個沒有這老友的趕出局。然後我訪問那些被拒的人們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個分堂玩這個遊戲，明知這是一個殘忍遊戲，他們還是玩得非常開心。但當我訪問一個來了約一年的姊妹，她說，“這不是遊戲，我個個星期都玩這個遊戲，散會後，他們幾個老友埋堆，開心地玩，開心地笑，我是沒有老友的人，孤孤單單地來，孤孤單單地走。沒有人在乎我，當我不在一樣。這真是非常殘忍，她一面講，一面哭，全場鴉雀無聲。

我有時間：在主日有多少人來教會跟別人講多過 10 句話？不少人舉手！這是肢體嗎？這是團契嗎？如果一個人來教會，覺得自己是局外人，他早就走了。

- 2) 我們教會有迎新聚會，邀請新來的一同在家中吃飯。每個新來的收到牧師的歡迎信，又接到電話，而牧師更在電話中為他們禱告，覺得自己是一份子，增加歸屬感，這只是少少的關心，實際教會更是分享分擔。他們“凡物共用”，“又賣田產，與各人分享”，這不是共產黨，那時適逢饑荒，他們就彼此分享，一同吃飯，若不在教會吃，就沒得飽，這是真正的分擔分享，今日我們的教會又是否如此呢？

四) 不住禱告的群體 (v.42)

- 1) V.42 早期教會也是一個“不住禱告”的教會，通常教會最弱的地方是禱告。主日學，團契與禱告會作一比較，幾乎 99% 禱告會是最少人參加的聚會，因為一般人以為禱告不是 productive, 不夠效率，這是致命傷。
- 2) 在個人方面，我們可以學習不住禱告，把不住的思想化為不住的禱告和感恩，最近我又學會邀請一些弟兄姊妹作為我的禱告勇士，定期的分享我的需要和感恩，加強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。

五) 教會-人人敬畏和喜樂的一群

- 1) V.43 “眾人都懼怕”，所謂“懼怕”並非人人惶恐，而是敬畏，尊榮，對我們周圍的街坊裡有一定的影響力，而且他們有眼可見，看到他們充滿奇事神跡，這不一定當指超自然的事，而是看到教會的一群人完全不同，有影響力的。
- 2) 最後，這樣的教會一定是增長的教會，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他們。
試想，你開了一個工廠，是造鞋的，幾年來一對鞋子也造不出來，你是老闆，你是否要檢討一下，你的工廠是否有問題呢？

不同的教會，因著不同的環境、人才，各人的策略可能不同，但早期教會卻給我們一些基本條件，值得我們深思。讓我們反思，在這個末後的時代，我們該有的策略！